

了如指掌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人性论

[英] 大卫·休谟 / 著

David Hume

江西教育出版社

WESTERN CLASSICS

了如指掌·西学正典

了如指掌·西学正典

人性论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David Hume

【英】大卫·休谟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性论 / (英) 休谟 (Hume, D.) 著; 石碧球译. —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1

(了如指掌·西学正典)

ISBN 978-7-5392-7263-4

I. ①人… II. ①休… ②石… III. ①人性论
IV. ①B82-061②B561.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5438号

人性论

RENXINGLUN

作者: (英) 大卫·休谟

出品人: 傅伟中
策划: 周建森
组稿编辑: 万哲
责任编辑: 万哲
特约编辑: 孙明新
装帧设计: 了如指掌创意馆

出版: 江西教育出版社
发行: 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 330008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32
字数: 484千字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5392-7263-4
定价: 49.80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3-41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永不落架的书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杰出的思想，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比大众对真理的形态看得更清楚的人物。他们超越同侪，且有深刻的见解和远大的眼光；他们看到人类问题的全体，免于繁琐、短视的思想。

美国思想家、诗人埃默森说：“从所有文明国度里精挑细选出那些最具智慧、最富机趣的人来陪伴你，然后再以最佳的秩序将这些选择好的伴侣一一排列起来。”这样的人都知道每个时代、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面临一个不变的问题——关乎个人和其同侪、社会，乃至全人类、宇宙之间基本关系的性质的问题。对这种问题的看法，可以决定他会怎么做，甚至可以决定他成为怎样的人。

对于这类问题，人类把所能想出来的最好的答案流传下去，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塔西佗，到马克斯·韦伯、熊彼特，以资下一代和更下一代的人去考验、去辩论，而这些最好的答案又汇聚成一部部传世之作。法国思想家笛卡尔说：“读杰出的书籍，有如和过去最杰出的人物促膝交谈。”这些人类最深邃的思想，最高超成就的文字记录，能把我们在过去、现在、未来所面临的问题，能把人类所做过的、即将面对的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最正确而永久的记录。

例如，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不但写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还在更早之前完成了《道德情操论》。该书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

出发，讨论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概念，进而揭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堪称西方世界的《论语》。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一部充满智慧的书，每行都渗透着卢梭的苦苦求索，从各个角度清晰地阐释为什么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人类的堕落史。卢梭认为，私有制的确立是造成人类不平等及其严重后果的根源。这篇论文可谓卢梭整个政治学说的导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称为20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的经济大萧条而作，它的核心主题是如何解决就业，以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问题。正是在这本书中，凯恩斯提出了国家调控思想，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扛鼎之作。该书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治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经济学家把该书的出版，称为经济学理论的“凯恩斯”革命，并认为它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同为经济学说史上非常伟大的著作。

那些对人类追寻真理有永久贡献的书，我们称之为“经典”。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王强更深情款款地指出：“‘经典’是那些永远占据着你的书架，又永远不会被你翻读完的书。”也就是永不落架的书。凡是能对重大的事情，给多数人的思想以久远而深刻影响的书，便是了不起的书。这样的书可以充实任何年纪的人，使之能以别的时代、别的人们为背景，从而能真正地透视今日。

——编者

一、二卷的公告

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已在导论中充分地解释过。读者一定会注意到，我在那里给自己策划的论题，在这两卷中并未全部讨论。关于知性和情感的论题单独构成一个完整的推理体系；为了试一下公众的口味，我乐于利用这种自然的划分。如果有幸成功，我将进而去考察道德、政治和批评，从而完成这本《人性论》的全部写作。我将公众的认可看做对我的劳动的最好报酬；但是，不管人们对我这本书是如何判断的，我都决定要把它看做对我自己的最好教益。

导 论

对那些自诩在哲学和科学领域为世人发现了新事物的人们来说，通过贬低所有的前人提出的体系，来间接地夸耀他们自己的体系，没有比这更常有和更自然的事情了。诚然，我们对那些能够提交人类理性法庭的最重要的问题仍很无知；如果这些人满足于惋惜这种无知，那么熟悉诸种科学的人就很少不会欣然同意的。凡是有判断力和学识的人，都会很容易地察觉到，那些已获取最广泛的信任，以及极高地自诩有精确而深刻推理的那些体系，甚至它们的基础都是很薄弱的。由盲目地接受各种原理推论出来的残缺的理论，它的各个部分之间必然缺少连贯性，整个体系也缺乏证据，此种情况在最著名哲学家的体系中也随处可见，并且看来已为哲学本身带来了耻辱。

无须非常渊博的知识就可以发现目前各种科学中的不完善情况，即使是门外的白丁也能根据他们听到的嘈杂吵嚷声判定科学内部并非一切如意。无事不成争辩之话题，无事不存在学者间相反的意见。我们乐于讨论那些琐细的问题，而对于那些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却不能给予任何明确的结论。争论无休无止，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但人们对这些争论又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就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确定的。在所有这些喧闹中，获取胜利的不是理性，而是辩论术：一个人只要有足够的诡术，把极其怪异的假说

无所不用其极地描画一番，他就不用担心得不到改换门庭而来的信仰者。获取胜利的并不是手执长矛和利剑的武士，而是军中的吹鼓手和乐队。

在我看来，普通大众，甚至是在自命为学者、宣称对其他每个学术部门都给予了恰当的评价的那些人当中，之所以对各种样式的形而上学推理产生成见，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并不是将形而上学推理理解为任何特殊的科学部门，而是指在任何方面都很难懂、需要费些神方能理解的每一种论证。我们已是如此经常地在这样的研究中枉费精力，以至于我们通常总是毫不犹豫地把它抛弃，并决定，即使我们必须永远受错误和幻想的奴役，那么至少它们还是自然的和有乐趣的。实际上，只不过是极度的懒惰，此外还有最坚定的怀疑论，才会为这种对形而上学的厌恶作辩护。因为，真理既然是人所能及的，那就可以确定，它必定是处在相当深奥的地方；那些最伟大的天才穷其心智，尚且没有收获，如果我们竟希望真理可以不劳而获，那真是太狂妄自大了。我并不认为我将要阐述的哲学具有这样的优越性，如果它是这样的浅显易懂，那我会觉得这倒是一条对它的强大反对理由了。

显而易见，一切科学都或多或少与人性有着某种关系；不管看起来与人性相隔多远，每门科学都会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返回到人性之中。即便是数学、自然哲学、自然宗教，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人的科学；因为这些科学存在于人的认知范围内，并且为其能力和官能所判断。我们无法断言，如果我们彻底认识了人类知性的范围和能力，能够解释我们所运用的观念的本质，以及我们在推理过程中心灵的作用的本质，我们对这些科学将能做出怎样的变革和改进。自然宗教更加希望有这些改进，因为它不会满足于依据神的本性教导我们，而是要将之进一步扩展到神对人的安排，以及人对神的义务；因此，我们自己不仅是理性的存在者，同时也是我们理性考察的对象之一。

因此，如果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这样的科学都如此地依赖于关于人的知识，那么对于与人性有着更为密切关系的其他科学，可以期待些什么呢？逻辑学的唯一目的就在于解释人类推理能力的原理、作用以及人类观念的本质；伦理学和批评学研究人类的鉴赏和情操；政治学是要考察在社会中

相互联结、相互依赖的人类。在逻辑学、伦理学、批评学和政治学这四门科学中，基本上包括了需要我们去熟悉的各种重要事情，或者说用于促进或装饰人类心灵的各种重要事情。

由此，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我们能够希望借此获取成功的唯一路径就是抛弃掉我们一贯采用的那种令人厌烦的迂回前进的方法。不是在边界上一会儿攻占一座城池，一会儿又去占领一个村庄，而是要径直夺取这些科学的首都或中心，亦即人性本身。一旦掌握了人性，我们在其他领域就有希望很容易地获取胜利。从这里，我们可以将征服延伸到那些与人的生活有着更为密切关系的所有科学，随后我们就能够悠闲地去更充分发现那些纯粹是出于好奇心的对象。解决任何重要问题的关键，无不包括在关于人的科学中；在我们没有熟悉这门科学之前，所有问题都不会得到任何确定的解决。因此，在试图解释人性原理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在提出一个几乎是在全新基础上奠基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而这个基础正是一切科学唯一可靠的基础。

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坚实的基础，而我们对这门科学本身所能给予的唯一坚实的基础，又必须立足于经验和观察之上。当我们考虑到，实验哲学应用于精神对象要比应用于自然对象晚了一个多世纪，我们不必感到惊奇，因为我们发现，这两门科学的起源事实上有着同样的时间间隔。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其时间跨度接近于培根勋爵到英国晚近的一些哲学家^[1]的时间跨度。这些哲学家开始把关于人的科学建基在新的立足点上，同时引起了公众的注意，激起了他们的好奇心。所以，其他民族虽然在诗歌方面的确可以和我们相媲美，在其他一些令人愉悦的艺术方面超越我们，但是理性和哲学的进步却只能归功于宽容和自由的国度。

我们不仅不应该认为关于人的科学这一晚近的进步为我们国家增添的荣誉要少于自然哲学所增添的，而倒应该认为这门科学的较迟发展是更为荣耀的事情，因为这门科学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而且必须进行这样一番改革。因为对我而言，这一点是很显然的，那就是既然心灵的本质和外在物体的本

[1] 洛克先生、沙夫茨伯勋爵、曼德维尔博士、哈钦森先生、巴特勒博士等。

质同样不为我们所知，因此，若非借助于仔细和精确的实验，并借此观察心灵在不同的环境和情形中产生的那些特殊的结果，我们也必定同样不可能对心灵的能力和性质形成任何概念。我们虽然应该把实验进行到底，并将那些从最简单和最少的原因中产生的一切结果阐释清楚，从而努力使我们所有的原理最大可能地普遍化，但有一点仍是确定不移的，这就是我们不能超出经验。一切自命为发现了人性终极的原始性质的假说，从一开始就应该当做虚妄和空想而予以抛弃。

我认为，一个哲学家如果想使自己致力于解释灵魂的最终原理，他就不应当假装自己是解释人性科学的大师，或宣称知道很多能使人的心灵自然地感到满足的事理。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为确定，这就是，对我而言，绝望和欢乐几乎具有同样的效果，一旦我们知道了某种欲望是无法得到满足的，这种欲望本身就会立即消失。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已经达到了人类理性的最大限度时，我们就会满足于此；虽然我们十分确信我们在总体上仍是无知的，而且也看到除了我们的经验以外，我们不可能找到给予我们那些最一般、最精细的原则以实在性的其他理由。经验纯粹是通俗的理由，它无须经过研究就能直接发现那些最特殊、最奇特的现象。这种几乎不可能再有任何进展的情形足以使读者感到满足，也可使作者获得一种更为微妙的满足：他坦承自己无知，明智地躲开了过去许多人将他们的臆测和假说看成是世界上最确定的原则那样的错误。既然先生和学生都彼此感到满意和满足，我不知道对于我们哲学还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要求。

但是，如果说无法解释终极的原则应该看做关于人的科学的一个缺点，我可以大胆地断言，这是所有科学共同的缺点，也是我们从事的所有艺术共同的缺点，不管它们是为各个学派的哲学家所传授，还是为低贱的工匠们在作坊中所实践。所有这些没有一种能够超出经验之外，或不以那个权威为基础去建构任何原则。的确，精神哲学具有这样一种特殊不利条件，这是自然科学所不具有的，那就是，在搜集它的实验材料时，精神哲学不能有目的地进行实验，预先订好计划，并且按照预定的方式去应付可能出现的每一种特殊的困难。当我不明白一物体对另一物体在某种情形下产生的作用时，我只

需将这两个物体放置在那种环境中，并观察其所发生的结果就行了。但是，如果我把自己置身于我所要考察的同样的情形中，企图以同样的方式去澄清精神哲学中任何疑难问题，那么，这种思考和预先的计划就显然会干扰我的自然原理的作用，必然会使我们无法从这些现象中得出任何正确的结论。因此，在这门科学中，我们必须要通过对人类生活的细致观察去搜集我们的实验材料，而且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通过他们在交往、事务和娱乐中所表现出的行为来获取这些材料。经过对这类实验材料进行审慎的搜集和比较后，我们便可以希望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一门其确定性不亚于人类知性领域内任何其他科学，而且较其实用性更高的科学。

目 录

一、二卷的公告	1
导 论	3

第一卷 论知性

第一章 论观念，它们的起源、组合、联系、抽象等	1
第二章 论空间和时间观念	20
第三章 论知识和或然性	53
第四章 论怀疑论的哲学体系和其他的哲学体系	139

第二卷 论情感

第一章 论骄傲与谦卑	213
第二章 论爱和恨	255
第三章 论意志和直接情感	310

第三卷 道德学

第一章 德与恶概论	355
第二章 论正义与非正义	372
第三章 论其他德行与恶行	443

附 录	479
译者后记	493

第一卷 论知性

第一章 论观念，它们的起源、组合、联系、抽象等

第一节 论我们观念的起源

人类心灵中所有知觉都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我把它们称之为印象和观念。此二者的差别在于它们刺激心灵和进入我们的思想或意识时的力度和活泼程度各不相同。最强劲、最猛烈地进入我们思想的那些知觉，我们可以命名为印象。在这一名词中，我包含了所有初次出现在我们心灵中的感觉、情感和情绪。至于观念，我意指感觉、情感和情绪在思维和推理中的微弱意象；由我们当前讨论所引起的所有知觉——仅仅除去由视觉和触觉所引起的那些知觉，以及讨论可能导致的直接快乐或不快——就是一个例子。我相信无须多言就能阐释清楚这一差别。每个人自己都会很容易地察觉到感觉和思维之间的区别。两者之间通常的差异程度很容易辨别，不过在一些特别的例子中它们也并不是不可能彼此十分接近。例如，在睡觉时，在发烧时，在疯癫时，或当任何非常激动的情绪出现在心灵中时，我们的观念就可能接近我们的印象；另一方面，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由于我们的印象是如此微弱和低沉，以至于我们很难将它们和我们的观念区别开来。然而，尽管

在少数例子中有这种非常类似的情形，而通常状况下它们极为不同，所以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将其置于截然不同的名目之下，并赋予它们各自一个独特的名称，以标明这种差异。^[1]

我们的知觉还有另一种便于观察的区分，这种区分适用于我们的印象和观念，这就是简单的和复合的区分。简单的知觉，或者说简单的印象和观念，是不容再行区别和分离的。复合的知觉则与之刚好相反，它们可以区分为许多部分。一种特殊的颜色、味道和香味虽然都是一起结合于这个苹果中的性质，但我们仍可以很容易就察觉到它们不是相同的，至少可以把它们互相区别开来。

通过这些区分，我们的研究对象被赋予了次序和排列，现在我们便可以致力于更精确地考察它们的性质和关系。首先引起我关注的情形是：除了力度和活泼程度外，在其他每一方面，我们的印象和观念都是极为类似的。任何一种看起来都在某种方式上是另一种的反映；这样，心灵中所有的知觉都是双重的，既表现为印象，也表现为观念。当我闭上眼睛思考着我的房间时，我所形成的观念就是我感觉过的印象的精确表象，观念中的任何一个情景没有不在印象中被发现的。在检查我的其他知觉时，我仍然发现同样的类似之处和表象。看起来观念和印象总是相互对应的。这种情况在我看来似乎很不寻常，于是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经过一个更加精确的观察后，我发现我被最初的现象带离得太远了。我必须利用简单知觉和复合知觉的区分来限制这样的一般论断，即“我们所有的观念和印象都是类似的”。我观察到，我们许多复合的观念从未有过与之相对应的印象，许多复合的印象也未曾精确地复制在观念中。我自己就可以想象新耶路撒冷那样的城市：街道是黄金铺设的，城墙是红玉堆砌的，尽

[1] 在某种意义上，我在此使用的印象和观念这两个术语与通常的含义并不相同。我希望我能有这样使用该术语的自由。洛克先生曾误用过“观念”一词，使它表示我们的全部知觉。我现在就是要恢复这一词的本义。至于印象这一术语，我并没有将其表示为那些生动的知觉产生于心灵时的方式，它仅仅指知觉本身；无论在英语中或是在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语言中，对这些知觉都没有专有的名称。

管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这样的城市；我曾见过巴黎，但是我就能断言，我对那座城市能形成这样一个观念，它能按照真实的和恰当的比例完美再现这一城市所有的街道和房屋？

因此，我认识到，虽然通常而言我们的复合印象和观念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它们彼此互为精确的摹本这一规则却并非是普遍正确的。接下来我们要考察的是我们的简单知觉又是怎样的情形。在经过我所能做的最精确的考察后，我敢确信，这儿所持的规则没有任何例外，每个简单观念都有一个与其类似的简单印象，每个简单印象都有一个与之相应的观念。我们在黑暗中形成的“红”的观念和在日光下刺激我们的眼睛的“红”的印象，仅仅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本质上相区别。我们所有的简单印象和观念都是同样的情况，不过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加以证明。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检查多少，直到他自己在这一点上满意为止。但是，如果有人想否定这一普遍的类似之处，我也并没有其他方法使他信服，只有要求他能够展示一个没有相应观念的简单印象，或者没有相应印象的简单观念。如果他不能够回应这一挑战——事实上，他肯定没法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根据他的沉默和我们自己的观察确立我们的结论。

由此，我们发现，所有的简单观念和印象都是彼此类似的；既然复合观念和印象都是由简单观念和印象构成的，我们可以大体上断言，这两类知觉是精确地对应的。在发现了这一无须进一步考察的关系后，我对于寻找观念和印象的其他性质也很好奇。让我们来考察它们和它们的存在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看看哪些印象和观念是原因，哪些是结果。

对这个问题进行详尽的考察就是本书的主题，因此，我们将满足于仅仅在此确立一个一般性命题：我们所有的简单观念在最初形成时都来自于简单印象，这些简单印象都和简单观念相对应，而且为它们所精确地再现。

在搜寻现象以证实这一命题时，我只发现了两种现象，但是每种现象都是显而易见的、数量众多的和确定无疑的。我首先通过一个新的审查来使我确信前面所作的断言，即每个简单印象都伴随一个相应的观念，每个简单观念都伴随一个相应的印象。根据类似的知觉之间这种恒常的结合我直接得

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相对应的印象和观念之间有非常强的联系，其中一方的存在对另一方的存在有相当大的影响。无数事例中的这样一种恒常的结合绝不是产生于偶然，而是清楚地证明了印象对观念，或观念对印象的依赖关系。为了弄清到底哪一个依赖于哪一个，我着手考察它们初次出现的次序。通过恒常的经验，我发现，简单印象总是出现在相应的观念之先，而永远不会以相反的顺序出现。为了给一个小孩深红或橘红的观念，甜的或苦的观念，我就向他出示这些实物，或换句话说，向他传达这些印象；但是我不会荒谬地试图通过激起这些观念以使其产生这些印象。我们的观念在出现时，不会产生与之相应的印象，我们不能单靠想象某一颜色或任何其他的感觉就能感受到它们。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无论是关于心灵还是关于身体的任何印象，都永远伴随着一个与之相类似的观念，它们之间仅仅是各自的力度和活泼程度不同而已。我们类似的知觉的恒常结合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观念和印象二者有其一是另一种的原因；同样地，印象的这一优先性也证明了我们的印象是我们的观念的原因，而我们的观念不是我们的印象的原因。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考察到了另外一个明显而又令人信服的现象。这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产生印象的那些官能由于事故而使其功能受到了妨碍，例如一个人天生就是盲人或聋人的那种情形，那么，他不仅会失去印象，而且与之相应的观念也没有了，因而，它们二者在心灵中都不会留下丝毫的痕迹。不仅在我们的感觉器官遭到完全破坏时是这样，就是在感觉器官从未进行活动以产生一个特殊的印象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没有真的尝过菠萝，我们自己就不可能形成关于菠萝味道的恰当观念。

然而，有一个与此矛盾的现象，它可以证明观念出现在与之相应的印象之前并不是绝对不可能。我相信，人们会欣然地承认，通过眼睛进入心中的个别的关于不同颜色的观念，或是通过听觉传入心中的各种声音的个别的观念，实在是彼此不同的，尽管它们同时是类似的。如果不同的颜色都是这样的，那么同一颜色的不同深浅程度也必定差不多是同样的情形。也就是说，各个色调都产生一个独立于别的色调的不同的观念。如果否认这点，我们就可以将色调继续逐渐推移，使一种颜色在不知不觉之中推移到和离它最远的

一种色调；如果你不承认任何中间色调各不相同，同时又否认两极色调相同，就不能不陷入谬误。因此，设想有一个人，他三十年来视觉一直正常，完全熟悉各种颜色，例如唯有一种特殊的蓝色色调，他没有运气见到过。现在，把这种颜色的所有色调都放在他面前，从最深的逐渐降到最浅的，中间单缺那个特殊的色调；显然，在缺少那种色调的地方，他将会看到一片空白，并且这两个相邻色调之间的距离明显要比在其他地方大一些。现在我要问，那个人是否可能凭他的想象来弥补这个缺陷，并在他心中形成那个特殊色调的观念，即使该色调从未通过感官传入到他的心中？我相信，很少有人会以为他不能做到这点。这一点似乎可以看成是简单观念并非总是来自于相应的印象的证据。不过，由于这样的例子极为特殊和罕见，因而几乎不值得我们注意，也不值得单为它就去改变我们的一般性公理。

但是，除了这个例外，我们不妨就这个题目解释一下，对于印象较之观念具有优先性这一原则，还必须加上另外一条限定，也即，正如我们的观念是我们印象的意象一样，我们也能够形成一个作为最初观念的意象的次生观念，这一点在我们当前对于观念所作的推理中就可以看到。但准确地说，与其说它是那个规则的一个例外，不如说是对那个规则的一个解释。各种观念在新观念中产生自己的意象，但最初观念一定是由印象得来，所以我们所有的简单观念或直接地或间接地出自它们相应的印象仍然是正确的。

于是，这就是我在人性科学中建立的第一原理，我们不应因其外表的素朴而加以轻视。因为值得注意的是，眼下关于印象或观念谁先谁后的问题，和另一个在不同的名词下争吵过而目前依旧争论不休的问题一样，即有无先天观念？或是否我们的全部观念都出自于感觉和反省？我们可以观察到，为了证明广延和颜色的观念不是先天的，哲学家们仅仅指出它们都是由我们的感官传送而来的。为了证明情感和欲望的观念不是先天的，他们只是说，我们自身先前就曾有关于这些情绪的经验。现在，如果将这些论证仔细加以研究，我们将会发现，这些论证仅仅证明了在观念之前已经先有了其他更为生动的知觉，这些知觉是观念的来源，并被观念所再现。我希望对这个问题的这一清晰的陈述，将会消除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争论，并使这一原理在我们